

中山镇

□李伟明

来到中山镇,已是正午时分。此时最美妙的声音莫过于锅碗瓢盆交响曲。顾不得浏览周边风景,先在街头随便找了个小餐馆解决午餐。大概是时间不对,或者小镇人气本来就不够旺,餐馆没有别的客人,老板正悠闲地坐着看电视。城市化势不可挡的时代,很多村镇正变得日益沉寂。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

这是福建省武平县的一个小镇。偶然从网上看到,这是一座千年古镇,特别是因为历史原因,小镇汇集了百余个姓氏,因此也被称为“百家镇”。宣传总是有效果的,冲着这些特色,我们特地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过来看看。

还没进入圩镇,便看到一个大院落,路标显示它是“百家大院”。从外表看,应当是新近建成的。吃饭期间向餐馆老板打听,老板健谈,告诉我们,那个大院的确是新建的,既是景点,也是供游客住宿之处。老板还说,现在这种新建的仿古建筑太多,不一定能吸引人。此言极是。这些年,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冒出一个“古村”“古镇”,建设时轰轰烈烈,运营时冷冷清清,很多都成了烂尾工程,也不知谁买单。对这种建筑,我还真没兴趣。如果只是比建房子的话,现在的建筑技术,什么样的房子造不出来?古建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真实,因为时光不能倒流。说土一点,人家拼的是资历。小年轻没这个资历,怎么花钱打扮都不能跟人家比,那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新建筑是不准备看的。老建筑还有吧?餐馆老板告诉我们,镇上的老街还保留着,那里倒是可以看看。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饭后,根据他指点的方向,直接寻找老街去。

一个小镇,找什么地方都不难。很快,看到路牌显示,这里就是“武所古街”。

为什么叫“武所”?原来,早在唐代,汀州在今武平境设有武平、南安两镇,其中的武平镇治所即在今中山镇。南唐时期,两镇合并成为武平场,北宋又升为武平县,治所均在中山镇。明初洪武年间,在中山设武平千户所,所以,这里俗称“武所”。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是驻军之地,资历比武平现在的县城还老。又因许多军士就地“转业”,因此形成特殊的“军家方言岛”。军士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姓氏自然也多,据说目前尚有102姓。

沿着小巷走下去,眼前出现一座城门。门洞里,几个老人坐在那里乘凉。像这样的地方,是最适合老人家休息的。可以想象,以前,作为一座卫所,这里是颇有气势的。城门叫“迎恩门”,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据介绍,当年的武所,分为老城、新城、片月城,有5座城楼、8个城门。迎恩门是老城东门,也是如今仅存的城门。如此说来,这座城门也算是幸运之门了。

眼前的城门,当然经过了修缮。门洞估计是以前留存的。两旁的城墙则比较新,应该是近些年补上去的。这样的地方,经过了几百年风雨,自从它的军事功能不复存在之后,城墙已失去意义。久而久之,墙砖便被人挪作他用,东拆西拆的自然也就拆完了。如果能留下一个门洞,那已算很难得了。直到经济发展起来了,某一天文化意识被唤醒了,于是,人们又专门花一笔钱,把以前不当回事的城墙补回去。有条件的地方,补上一段砖。没条件的地方,象征性地补一点。这样的画面,我们是不是并不陌生?多出去走走,你会发现,补城墙的地方太多了。

这里只是个小镇,也许条件有限,他们没有补太长的城墙,只是让城门不至于显得太单薄就行了。因为它的存在,人们可以很快联想到小镇的军事出身。

穿过城门,便是一条长长的老街了,据说有700米。街道不宽,数米而已,在古代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看门牌,现在叫“老街路”。有些路段,房舍已经倒塌拆除,只剩半边街,另一边茅草长得茂盛。房屋是有相当年纪的,很多已经没人居住了,关门闭户。但也有一些还在住人,而另一些则改造成了棋牌室,在这里休闲的多是老年人。

老街的一个特点是,每家每户的门两边都有一副显示姓氏的对联。别忘了,这里是百家镇,姓氏众多,每个姓都有自己的由来。当然,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在赣南上犹县,便有门匾文化,从门上就可知道主人家姓氏。这里的对联还比较新,应该是某个时间集中布置的,也不知是新设计的还是统一更新?看到我们东张西望,看得起劲,一名坐在门口休息的老太太主动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家姓练,她自己姓王。她的口音很难听懂,不知道算是哪里的方言。如果不是交流困难,冲着她的这份热情,真想多了解一下老街的有关情况。

街上还有一座武侯侯王庙。据墙上标牌介绍,它又名武侯祠,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供奉的是诸葛亮。这就让人纳闷了,诸葛亮与这里有什么关系?庙里有一些老人在看电视,他们当然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军籍,是将军。也许,因为诸葛亮被民间传为“用兵如神”,当年武所的将士们,将他奉为偶像,于是专门为他立庙寻求庇佑?

老街狭而长,慢慢走下去,仿佛感受到了时光的倒流。曾经,这里是镇上的中心,不知繁华了多少年。而现在,它只能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承担街市的功能。随着人口的减少,别说这条老街,就是很多小城镇,恐怕也只能无奈地冷清下去。

附近的河上,还有一座古桥,名叫永安桥。此桥于清朝道光十年建成,据说是一王姓老夫人用子孙为其祝寿的钱款捐建的。这种善举,在民间并不鲜见,也是优良传统之一。桥很长,有八个桥洞,放在那个年代,算是上规模了。小河水面却远远没有桥那么宽,河床大概只剩下一半,另一半成了小公园。站在桥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和小孩在河里玩水。有人,一个地方才显生气。否则,小河流水照旧,永安桥却难免感到孤寂。

站在桥上看向对面,右边便是进入小镇时所见到的百家大院,左边则是一片旧厂房。一打听,那是以前的化肥厂。如此看来,厂子还在的时候,这个小镇,定然比普通的小镇热闹多了。

记得餐馆老板还告诉我们,百家大院后面的武龙山上,还建了一座百姓众祠。驱车上去看,这是一个新建的院子。众祠关了门,两旁的走廊展示了一些本地先贤的事迹。虽然未必是什么名人,但起码让小镇的人们感到亲切。站在院内,可以看到对面另一座山上一塔屹立,也不知默默守护了小镇多少年。在这里,还可以俯瞰小镇全貌。现在的小镇是宁静的,若是在二三十年前,那些人口小县的县城,也不过这么大的规模。可惜,现在人都被更大的城市不断虹吸去了,小城镇虽然房子留下了,随着人往“大”处走,热闹总归是越发遥远了。



清溪图

廖宝剑 作

“淘气”的母亲

□志同

母亲今年满80岁,按以前的说法,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母亲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身体还算硬朗,不要子女陪在身边照料。但最近,我发现她老人家越来越“淘气”了。

这几年,赣州中心城区交通相当方便。过去,我从城区开车回市郊老家,最少要半个小时,现在,江上有了多座桥梁,我从章江新区出发,只要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老家。母亲知道这么便捷后,就三天两头要我回家吃饭。

母亲记性好,每每临近下班,电话就来了:“通通(我的小名)啊,快下班了吧,我开始炒菜了哈,早点回来吃午饭咯,我又做了你爱吃的米粉肉。”起初,在母亲的盛情之下,我是每每都去,而且餐桌上就像小时候过年一样,鸡鸭鱼肉全都有。母亲总是喜欢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吃。“来,通通,你尝一下今天我做的米粉鱼。”我刚吃完一块,她又夹一块过来了:“来,崽啊,多吃几块,和昨天做的米粉肉相比,味道怎么样?”我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说:“的确好吃,我喜欢吃。”可越是这样,她老人家就越来越动,马上对我说:“好啊,明天我再炖个鸡汤,下班就回来吃哈,反正这么近。”这顿没吃完,她又谋划第二天的了,让我最近的减肥计划一次次泡汤。

前两天,我故意说:“妈,我中午要睡午觉,你老人家又舍不得开空调,我还是在单位吃午餐,在办公室睡个午觉!”谁知,母亲第二天打来电话说:“通通,我已经把房间的空调开好了哈,你今天中午回家吃饭后,就到老家午休。”唉,我还是

拗不过“淘气”的母亲。

母亲成为失地农民以后,如今算是“退休”了,每月有一千多元的养老金,别提有多高兴了,她经常跟子女们说,做梦都没有想到。母亲认为这样天天待家里不行,还是要去干点什么。我们为她和健康和安全考虑,强调坚决不行。但前一阵子,我发现母亲有点不对劲,下午打电话给她,常常没有人接,于是我决定周末回去探个究竟。

那天吃完饭后在老家午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在家,打手机,铃声在家里响。我马上下楼问街坊邻居:“张阿姨,你看见我妈了吗?”楼道口,刚好有几位阿姨在打麻将:“你妈妈?哎呀,你不知道呀,她闲不住,在圩镇边上的农户家借了一块地在种菜。”

我赶紧问清楚了地址快步过去,老远就看见一位熟悉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旧时的草帽,佝偻着身躯,正在一锄一锄地挖土。我赶紧喊道:“嗨(妈妈),你在干什么,天气这么热!”母亲解释道:“我没地种了,实在不习惯,这不借了一小块地种点菜。”我坚决反对:“不行不行,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在外地的兄弟交差。”

可不管我怎么,母亲就是不听,还举例说村里哪个哪个老人,不用种田了,一下就病了,就走了。“我保证就种这么一小块地,每天就做一两个小时,不要告我的状,好吗?”母亲用近乎乞求的眼神望着我,可怜天下儿女心,我只能同意母亲的要求。

游潑江书院

□赖观香

潑江之滨,千年古城。我迎着细雨漫步江边,只见水天相接,碧波点点,江河如玉带缠腰,装扮着大美兴国。我来到雨坛脑山下横街大井头,天街小雨,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那是我打从孩提时代起,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的路。我甚至记得这路上有多少块麻条石,哪一块凹,哪一块凸。一阵风柔柔吹过,几缕秀发轻拂着我的脸颊,我轻轻地抬起头,眼里闪出亮光:哦,是她,是潑江书院!

—

只见牌坊式门楼上镌刻着“潑江书院”四个大字,磅礴有力,散发出郁郁的翰墨书香气息。门楼院坪内,栽种着几棵高大挺拔的松柏和玉兰。我撑着伞,吃力地朝北拾级而上。残疾的我,踉踉跄跄前行,脚步声被细雨打湿,融进青石板的路默里。

来到了门厅,映入眼帘的是门首的“秀汇双江”牌额。这块门额是兴国人民战天斗地的见证。曾几时,每当山洪暴发,两江之水汹涌奔赴于此,县城很快便成为“泽国”,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顷刻化为万千百姓的几许惆怅。1974年11月,在党的领导下,兴国人民进行治河改道,历时5年完成。

跨进大门,是一个四合院,里面的花园种着奇花异草。穿过花园来到讲堂,映入眼帘的是“丹凤朝阳”雕塑,诗画相间、雅趣盎然。穿过讲堂为拜厅,两侧各配有厢房。雕花绣架,描龙绘凤,四个角各一丹柱支撑硬山屋顶,四周均为花格长窗,状若“大花轿”,不由得想,未婚的我,是否也算是坐了一回出阁的大花轿呢?

二

潑江书院是兴国历史文化的缩影。北宋庆历四年,38岁的程颐来到兴国担任县令,带着儿子程颢、程颐一同前来。兴国因处穷乡僻壤,教化不足,当时有很多陈规陋

血溅山河铸英魂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祭抗日英雄

□张秀峰

八女投江

1938年10月,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为让主力摆脱敌人的攻击,主动吸引日伪军,挽臂涉入乌斯浑河。

乌斯浑河的水 很冷
而你们的血 很热
相当于淬火
锻造出信仰的忠贞

本来有生的选择
可那是气节的耻辱
所以义无反顾
向死而生

血染河水呜咽
诉说的 却是不屈的尊严
娇嫩的鲜花凋零
绽放的 却是民族大义

国际歌的旋律 高亢嘹亮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喊 冲上九霄
丰碑始终挺拔上扬
英魂永远不会下沉

杨靖宇

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共党员,牺牲时年仅35岁。

白山黑水的雪再冷
抗联战士的血年年将它融化
日本鬼子的恶再凶残
抗联战士的枪时时将它击碎

杨靖宇,被家仇国恨引领的男人在民族至暗时刻举起旗帜的英雄
杨靖宇,被誓死抗日牵引的汉子在人民期盼时是振臂高呼的将军

为什么 你的坚毅和无畏
竟是用树皮、草根、棉絮养育
为什么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竟一个人鏖战视死如归

共产党人的意志
是日寇永远不能破译的精神密码
中华民族的脊梁
是侵略者至死都触摸不到的高度

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秋天,某部七连战士奉命掩护群众和主力撤退,有意将敌人引向狼牙山,最后跳崖,三人牺牲,两人生还。

跳跃的身影是一柄利剑
直击侵略者的妄想与野心
最后的怒吼是一记惊雷
点燃日寇的恐惧与惊慌

为了掩护主力与群众转移
毅然 把鬼子引向绝路
棋盘陀的石头 成了最后的武器
狼牙山的峰顶 成了永远的巍峨

抗争的意志从来不惧任何凶残
哪怕粉身碎骨
必胜的信念早已把战争胜负画定
哪怕血染沙场

高与低 瞬间转换
生与死 永恒演绎
五壮士让狼牙山名扬天下
狼牙山把五壮士镌刻于苍穹

王二小

河北省涞源县13岁儿童团员,将日军引入伏击圈后牺牲。

放牛的娃 哪来的勇气
那是战争催生的成熟
放牛的娃 哪来的智慧
那是仇恨激发的壮举

表面上唯命是从
骨子下沉着冷静
口头上答应带路
实际上往包围圈引

“八路军叔叔开枪啊”
惊天地 泣鬼神
罪恶的子弹野蛮穿行
毁少年 留暴行

牛儿在山坡上吃草
放牛的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放牛的人成了龙的传人
活在了世人的心中

八百壮士

1937年淞沪会战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524团1营奉命死守四行仓库。

日寇叫嚣 三个月灭亡中国
却不想淞沪会战 打出一记响亮的耳光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
八百壮士早已把生死置换成英勇顽强

明明四百余人
却对外宣称八百
舍生取义的决然淡定
全国振奋、动容

四天四夜的激战坚守
一枪一弹与敌周旋骁勇
让四行仓库
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四百人、八百人,
四万万同胞
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侵略者开始了灭亡的进程

赵一曼

东北人民革命军某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牺牲时年仅31岁。

这是怎样的巾帼
受命于白山黑水
红枪白马 鬼子闻风丧胆
飒爽英姿 党旗亮丽招展

这是怎样的女子
任你辣椒水、老虎凳极限酷刑
就是得不到她心中
长城一般的秘密

残缺的身体
超常的毅力
抗日就是坚如磐石的意志
伤痛不值一提

临刑前遗书告诉儿子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是共产党人的报国誓言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世秘訣

张自忠

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牺牲时年仅49岁。

三个响头叩给老娘
毅然转身
不把鬼子消灭掉
老娘又岂能安身

本是总指挥、兵团司令
却坚守一线参战督战
把孝顺交给国家 才有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身中数弹
仍奋力拼死还击
直至命殒
仍让日寇胆战心惊

战争史上独有的一幕
对手都默哀致敬
民族的铮铮铁骨顶天立地
英雄的凛凛壮举浩气长存

赵尚志

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共党员,牺牲时年仅34岁。

侵略者哀叹:
“小小的满洲国,
大大的赵尚志”
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

战争负伤一只眼失明
却从未停止用子弹瞄准敌人
不幸中弹一脚掌拐瘸
却始终挺立在抗日前线

虽身首被残暴异处
战友们却留下豪言壮语
“抗联从此过,
子孙不断头”

抗联的高级将领
用魂魄热血浇筑起众志成城
让中华大地处处耸立铜墙铁壁
让长江黄河时时澎湃不屈激情